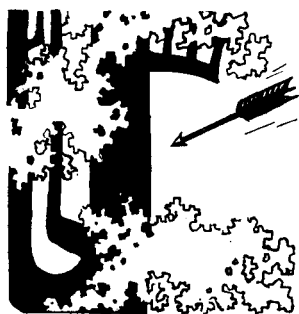


神奇的波密

李天雄 天 泉 著





神 奇 的 波 密

李天雄 天 泉 著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某军文工团奉命到康藏公路前沿工地波密慰问，演出中山洪暴发，董军、肖萍、李进三个小演员在与洪水搏斗中迷了路，误入波密大森林。李进被饶杰土司的管家多吉劫去，董军、肖萍却受到“野人”——门巴人的保护。他们与国民党匪徒进行了英勇的斗争。在藏胞帮助下，终于联系上正在寻找他们的大部队，歼灭了国民党残匪，门巴部落也从此得到新生。

神 奇 的 波 密

李天雄 天 泉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6.75印张 2插页 113,000字 印数：1—49,500 1984年10月第1版
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R10085·667 定价：0.60 元

目 录

一	遇险失踪.....	(1)
二	他们是谁.....	(12)
三	孤雁离群.....	(21)
四	战友情深.....	(33)
五	神影现形.....	(40)
六	魔谷奇遇.....	(56)
七	易贡湖畔.....	(61)
八	门巴血泪.....	(73)
九	紧连的心.....	(85)
十	绿海狂涛.....	(94)
十一	古堡阴影.....	(105)
十二	佛堂昏灯.....	(116)
十三	李进逃婚.....	(128)
十四	迷谷幽径.....	(136)
十五	界河那边.....	(152)

十六	隐雷滚滚.....	(159)
十七	雪莲花开.....	(169)
十八	魔谷激战.....	(176)
十九	奔向朝阳.....	(194)

一 遇险失踪

一九五四年的夏天，康藏公路的修建到了最紧张的阶段。这时，军区文工团奉命到修建公路的前沿波密去慰问部队和藏胞。

波密，被人们称为神话世界。它有一片近五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。传说这里有个魔鬼居住的山谷，叫做“嘎拉”。嘎拉魔谷在波密森林南边的初次拉蒙雪山下，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波斗藏布江，从这条峡谷穿过，流向国外。嘎拉魔谷扼住了波密、茶隅通向国外的道路，是个“鬼见愁”的地方。西藏噶厦^①政府曾经派人去探索过森林王国的秘密，结果都葬身在绿色的大海里。从此，藏民们把这整年被云雾笼罩的茫茫林海叫“素其玛格”^②。

波密，人们又称为西藏的“苏杭”。高原强烈的紫外线，使林海变得绚丽多彩；流荡的空气里饱含蜜样的香甜。一棵树连着一棵树，一树花攀着一树花。大

① 噶厦——西藏旧政府。

② 素其玛格——意思是菩萨的圣地。

自然这个最富有想象力的画家，它轻轻挥动彩笔，把这里描绘得如此多娇。

林中草场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，波涛起伏的林海唱起了赞歌：

蓝天下翻滚着一片碧绿的海洋，
春风吹来了花朵的浓郁馨香。
好一片桃霞飞红梨花飞玉，
织一幅彩缎披在波密的身上。
啊！高原的春乡，
啊！西藏的“苏杭”。

.....

歌声仿佛有一种魔力，把森林周围的居民从四面八方唤来，聚集在草坪上。

藏民们穿着最美的民族盛装，从前山、后湖、寨楼、谿卡，骑着马，赶着牛羊，有的一家人连帐篷也驮着来了。比过“林卡”节还要热闹、欢乐。

月光、星光、火光、目光，一并凝注在大幕上：
“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文工团慰问演出”。

“菩萨兵的文工团，就是热巴①！”扎西一解释，

① 热巴——艺人。

人丛中就欢呼起来：“拉索①！”

幕后响起了动听的音乐，奏的是藏民们个个会唱会跳的巴塘弦子舞曲。顿时，草坪上欢腾起来，“呀姆”②声响彻夜空。

演出开始了。

大幕象云一样徐徐升起，人们瞪大眼睛往台上看，生怕放过热巴的一个顶顶微小的动作。

首先出场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女热巴。她穿着水红色的绸衫，两手舞动着水袖，腰上围着绣有孔雀彩屏的氍毹，脚蹬红绒金边藏靴。头上披散着十四根乌黑油亮的小辫，耳上垂下翠绿色的松耳石宝环，发辫上压着一串玛瑙色的宝石。她红润润的脸，水汪汪的眼睛，眉毛象风摇的柳梢，嘴唇象熟透了的樱桃，摇动的水袖简直象天鹅的翅膀。

“肖萍，文工团的百灵鸟。”扎西介绍说。

接着出场的是一个扮演老阿爸的小热巴。他披了件紫红色的大氅，露着涂了油彩的青铜色右臂。大氅的一只袖子空荡着，腰扎黄绸缎带，右边掖着藏刀，胸前系了个护身盒。他花白的浓眉，笑咪咪的眼睛，跳起舞来长胡须还一个劲地颤抖哩！

① 拉索——好的意思。

② 呀姆——顶好。

“李进，文工团的笑罗汉！”人丛中响起一个姑娘尖脆的嗓音，引起了大家的哄笑。

李进天生一副笑模样，平时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他，他的荷苞脸总是挂着笑。有时明明是在哭，大伙还说他在笑哩。今天台上演的是喜剧，他装扮的又是风趣欢乐的赶马阿爸，当然更是笑得象尊菩萨了。难怪孩子们拍手直嚷嚷：“拉索，多象金刚佛、弥勒佛！”

最后出场的是一个压着马队吹着口哨的小藏民。他长得威武英俊，狐皮帽下一双鹰一样犀利的眼睛，浓黑的眉毛向上挑起，椭圆的脸盘透露出机灵。他肩背叉子枪，红绸腰带上挂着长藏刀。

“董军，文工团的班长。”扎西又介绍说。

三根柳鞭在空中炸响，满台银铃叮当。台上真象有一队马帮，被他们赶着飞向草原、雪山。

雅鲁藏布江，江水长又长，

哪有金珠玛米情谊长。

我为大军送军粮，

大军为藏胞筑路忙。

送去家乡的礼，包包青稞驮马上，

捧献藏家的心，村村寨寨迎马帮。

我的马儿风一样快，

我的马儿插上大鹰的翅膀。



追上天上的白云，
追上东升的太阳。

随着歌声，人们的眼前浮现出高高的雪山，奔腾的江水，绿色的原野，灯光闪闪的村寨。啊！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军民鱼水图。

演出正在高潮，一匹快马嘶鸣着从远处奔来。舞台前，通讯员闪电般跳下马鞍，把司令部的紧急通知递给了文工团团长徐克。霎时，台上台下都把目光聚集在徐团长的脸上。

“演出赶紧结束！”徐团长对台上的演员吩咐了一句，就赶到后台去了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对面山上喇嘛庙金顶上吹响了令人颤悸的牛角长号。

顷刻，藏民们的眼睛全盯着响起滚滚沉雷的西南方，惊恐地喊叫起来：

“嘎拉峡谷的魔鬼出来了！”

“镇山的菩萨发怒了！”

一个长马脸的喇嘛嘶叫着举起了经幡。藏民们跪在地上，慌忙摇响转经筒，嘴里喃喃地念经祈祷，等待菩萨降魔消灾。

轰隆声越来越近，黑云象乌鸦的翅膀飞快地飘

动，一颗颗豆大的雨点洒落了下来。草坪边的方澄河象开了锅似的，嘟嘟嘟，扑扑扑，激起一片片烟雾濛濛的水花。

“山洪——！山洪——！”徐克朝文工团员大声喊道。“快！带着乡亲朝扎木山上撤，不能让群众受到损失！”

文工团员们顾不得拆台卸装，急忙携幼扶老，赶马牵羊，朝河对岸的扎木山迅速转移。

洪水追赶着人们慌乱的脚步，风声、雨声淹没了人们的哭喊声。有几个虔诚的老人，跪在地上不起来，还在乞求菩萨保佑。董军、李进、肖萍急得在老人身边团团转。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他们劝走。不多一会，一股洪水铺天盖地扑了过来。

董军、李进、肖萍被洪水隔在方澄河的另一岸了。好在他们登上了一座向阳的高坡，坡上有一棵千年的银杏，巨大的树干几个人都围抱不住。他们躲在银杏树下，雨帘模糊了他们的双眼，只见眼前一片水雾茫茫，只听脚下轰隆隆、哗啦啦，洪水在拍打着岩石。

“班长，咱们被洪水围困了！”

“班长，要是洪水不退，咱们走不到菩萨岩，错过了与团长他们会合，就……”

董军耳听李进、肖萍的话，默不作声地盯着西南

方翻滚的黑云。是呀，三个人中他最大，也不过才十六岁。李进才十四岁。要在家里说不定还在爸爸、妈妈面前撒娇呢。可现在，严重的局势却摆在三个孩子面前……

董军沉默了一会，鼓励两个小朋友说：“小李，小萍，咱们可不能泄气，要从洪水中找出一条路来。”

“路，在哪里？”李进问。

“你们看！”董军向天空扬了扬下巴。

“什么？”李进迷惑不解。

“天上滚动的乌云。”董军说。

“乌云？”肖萍天真地问，“乌云会告诉我们路在哪儿？”

“嗯。看这飘浮的乌云，天很快就会放晴，洪水一退，我们还愁找不到路？”

看到董军信心十足的样子，小李和肖萍也好像看到了希望，心里踏实多了。肖萍情不自禁地又哼起一支藏族民歌。

“小萍，别唱啦，睡一会儿吧。”董军招呼肖萍说。

三人同披着一件紫红大氅，互相依靠着，渐渐入睡了。

雨停了，风好象吼得疲倦了，暂时也闭上了大嘴巴。森林与雪山相连的天边亮开了一条线，无形的黑



慢，仿佛被穿出云霾的光挑起了一角，露出了几颗闪亮的星。一团团黑云从那亮开的起跑线上，象被驱赶的羊群，一团团地急速地向东南方飞跑。不一会，启明星的光辉淡淡地洒向森林。

“霞光！霞光……”首先醒来的董军高兴地叫了起来。

肖萍、李进被惊醒了。他俩望着透过云层的霞光，欣喜地欢呼起来。

他们整了整衣服，你拉着我，我拉着你，向前走去。可是，越往前走，越感到陌生。昨天还无比美丽的扎木，怎么一夜之间就变得这么狰狞可怕！方澄河从扎木的土地消失了，原来的河床被洪水犁成了一条深壑，演出时的草坪却耸立着一座小山。河岸的柳树、桃树，象长了翅膀，都飞到了小山上。遍地落红象大树断裂洒下的血。大自然显示了它多么大的威力啊！

肖萍从淤泥里抱起了一只死了的小羊羔；董军拨出一口盛满泥浆的铜锅；李进从泥里扒出了一对松石耳环，耳环上还刻着一行藏文。李进进藏时到藏文班学习过，他看了一眼，就认出那行藏文是一个人名，叫“龙姆孜玛”，翻译成汉文就是“漂亮的龙女”。从这可以判定，她的主人是生在海子边的姑娘。他们默默地凝望着洪水洗劫留下的惨景，心里有说不出的痛

苦。

董军什么话也没说，他命令每人砍下一根杨木做手杖，然后带头踩进淤泥地，一步一拔地朝霞光初照的初次拉蒙山前进了。

二 他们是谁

三个小伙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从沼泽地里爬了出来，走向通往初次拉蒙山的路。

夜幕降临了。他们远远地看见了菩萨岩高大的金身玉颜，被一团团熊熊的篝火照得通身闪亮。

李进望着篝火说：“这准是团长点的火！”

肖萍说：“这火象在召唤咱们。”

董军不声不吭地盯着篝火，他听了李进、肖萍的话，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忽然，森林里跳出三个裹着树叶兽皮的人。昏朦的月光下看不清他们的面影，只见他们机敏地从供奉菩萨的石桌香案上，倒去佛灯里的酥油，拿走供果，捧着一炷燃着的香火，飞快地消失了。没过一会，又跳出个满头白发的毛人，他在靠近菩萨岩路边的一棵旃檀树上，挂了三张虎皮，虎皮下放了一支鹿角。看样子，是在搞什么交易。

约摸一袋烟功夫，初次拉蒙山口响起马蹄声。三个身穿藏袍、头戴火狐耳帽、腰插长藏刀、肩背卡宾枪的人，骑着三匹大马奔了过来。